

柳残阳作品选粹

隐侠断魂箫

上

珠海出版社

柳残阳作品选粹

隐侠断魂

泰山文艺出版社

7247.58/469

珠海出版社

上



0390958

(粵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侠断魂箫/柳残阳

(柳残阳作品选粹)

ISBN7-80607-207-7/1·142 ¥32.80

I. 隐...

II. 柳...

III. 小说 武侠 当代

IV. I247.58

隐侠断魂箫

◎柳残阳 著

终审:成平

策划:罗立群

责任编辑:罗立群

装帧设计:马唯唯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经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地址: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

印刷:蚌埠坦克学院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32.5 字数:486千字

版次:1996年9月第1版

199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5000

定价:32.80元(全一册)

内 容 提 要

黄山以其雄奇而傲视天下群峰；而黄山门派在武林中更以其雄浑洒脱而称道江湖。他们一脉相承，谓黄山老人一举弥浩劫，断肠萧领袖群伦，剑萧书生侠行范天下。

这一脉相传的黄山门派，到了断肠萧文公达这里，可又演绎出一幕荡气回肠的故事。

文公达师从黄大侠黄奕奇习武，他天资聪颖，为人正直。正在艺业大进之时，结识了一位绝色女子，从此沉缅于儿女私情，不思进取。受了一番挫折之后，文公达悟出：儿女情思如影如幻，英雄留名，当赖不朽之业绩。浪子回头，文公达重新振拔，遂投身江湖寻求他赖以成名的三件异宝：解语剑、寻宝图和大还丹。他从云鹤庄巨泉胡大海处取回寻宝图，但却因延误了与其子文来玉会面之期，造成了他们父子之间的种种不幸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长安乌鸦满天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香飘红袖不胜情·····	(14)
第 三 章	金谷多宝谷何在·····	(27)
第 四 章	快马下关东·····	(41)
第 五 章	榴花五月红·····	(68)
第 六 章	误闯美人窝·····	(96)
第 七 章	玄语妙对结奇人·····	(114)
第 八 章	望门兴叹鬼抓魂·····	(137)
第 九 章	神女刺客雪母恨·····	(156)
第 十 章	知人知面不知心·····	(184)
第 十 一 章	人财乌食两相亡·····	(197)
第 十 二 章	来时有路去无门·····	(229)
第 十 三 章	张冠李戴误中误·····	(262)
第 十 四 章	屋漏偏遭连夜雨·····	(286)
第 十 五 章	蛇神巧计困牛鬼·····	(321)
第 十 六 章	斗尺难量真君子·····	(341)
第 十 七 章	步步危机处处过·····	(345)
第 十 八 章	风雨飘摇天涯路·····	(379)
第 十 九 章	劫后余生东山起·····	(418)
第 二 十 章	冤家路窄遇煞星·····	(434)
第 二 十 一 章	山雨欲来风满楼·····	(466)

第二十二章	碧箫吹风月当楼.....	(499)
第二十三章	忠言逆耳利于行.....	(514)
第二十四章	善恶到头终有报.....	(538)
第二十五章	蓬门今始为君开.....	(561)
第二十六章	怒狮一吼九州寒.....	(576)
第二十七章	碧海青天夜夜心.....	(591)
第二十八章	丧钟惊醒巫山梦.....	(608)
第二十九章	旁敲侧击寻知音.....	(634)
第三十章	柔肠侠骨英雄泪.....	(663)
第三十一章	继往开来解语剑.....	(698)

分

第一章

第一章 长安乌鸦满天飞

“得得答答，得得答答，……”一片啼声，突自西大街方面遥遥传来。

居易酒楼上，酒客们神色一紧，相继停下，蹄声由远而近夹杂着一串叱喝，呼啸着，经楼下向东门方面骤雨狂雹般疾奔而去。一批刚过，一批又至。就这样，先后持续了将近顿饭之久，蹄声方才逐渐稀落下来。

一名布衣老者，目光偶及梁檐间那方匾额，忍不住轻轻一叹道：“萑苻遍地，劫戮时有所闻，唉，居易，居易，今日之长安，果其乎？居，良不易也！唉唉！”

其他酒客们似有同慨，人人摇头感喟不置，就在这时候，下面大街上，忽有人一路唱将过来道：

人生百岁，七十稀少，更除十年孩童小，又十年昏老。

都来五十载，一半被睡魔分了。

那二十五载之中，宁无些许烦恼！

歌声虽然有点沙哑，但韵味却是十足。歌声由大街传入楼下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，又沿楼梯一步步唱上楼来：

左思量，右思量。

总觉人生似露垂芳草。

遇酒逢花莫闲抛。

追欢要及早，不惜玉山倒……。

歌声嘎然而止，歌者悠然现身。

时下虽为仲秋季节，来人却戴着一顶又破又旧的卷边大凉帽。这位朋友不知道是跑路跑热了，抑或刚才的山歌唱得太卖力，上得楼来，人往楼梯口一站，第一个动作便是自头上降下那顶大凉帽，衣领一拉，大扇而特扇。

除去凉帽之后，来人面目清楚出现。此人看上去约在四十到五十之间。荔子鼻，包蒲嘴；一双眼珠又黑又小，就像两大碗白米饭上放的两颗乌豆。而总丑之大成者，则是那两旁一高一低、一疏一密的眉毛。

那两道与众不同的眉毛，可说是此人脸上最不安份的一处，上下错动，一刻不停，如果眼睛望向谁就仿佛在跟谁扮鬼脸，递消息一般。

众酒客看清来人这副尊容，无不暗暗为之绝倒。

不过，来的这人似乎毫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观感如何，乌豆眼满楼溜一通，最后，以手中凉帽虚应故事地掸了掸身上的那袭脏得发黑的青布长衫，大踏步向东首靠近窗口的一副座头走去。

青衣丑汉现下走去的那副座头上，早已经坐着一名蓝衣少年，当下青衣丑汉走过去抱着凉帽深打一躬道：“这位弟台……咳……我可以在这边坐下吗？”

蓝衣少年缓缓抬头，目光一扫，淡淡答道：“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座位都是店家的，朋友爱坐哪里就坐哪里！”

青衣丑汉搭讪坐下，跟着，伙计走过来，哈腰请示客人要点什么酒菜，青衣丑汉支吾了一阵，忽然挥挥手道：“你且站去一旁，待本爷斟酌好了自会喊你过来。”

那个伙计眨了眨眼皮，唯唯而退，伙计一转身，青衣丑汉立

即以手护颊，将脖子伸过桌心向蓝衣少年干笑道：“老弟，唉，您说我该点些什么好？”蓝衣少年傻了，楞了好半天，这才喷出一声，闪着那双晓星般的眸珠，奇道：“怪了，各人各有口味……”

青衣丑汉嘻嘻一笑，涎脸轻声道：“不瞒你老弟说，我身上是一个子儿没有，嘻嘻，所以，咳，这个，咳咳，不巧而已，其实我也不是天天穷……”

蓝衣少年又是一楞，先是有气，继而又觉得好笑，忍了忍，勉强皱眉，道：“随你点，帐由我付就是了。”

青衣丑汉这下神气起来了，嗓门儿一清，大声叱喝道：“喂，伙计过来！”

那名伙计应声而至，青衣汉子老实不客气，连点六菜一汤，外加好酒三斤，最后手指蓝衣少年加了一句道：“这位相公请客！”

一名伙计本来就有点起疑，心想：这厮连骨头榨了也值不上三分银子，莫非吃白食来的不成？及至听到他这么一说，忙朝蓝衣少年望去，蓝衣少年点点头，伙计这才安心打躬而退。

青衣丑汉待伙计去后，勾腰堆笑道：“老弟贵姓？”

蓝衣少年淡淡答道：“文束玉。”

青衣丑汉目光微直，喃喃道：“文……”

蓝衣少年以为对方没有听清楚，接着道：“文武的文，束修的束，金玉的玉。”

青衣丑汉突然警觉失态，啊了一声，忙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文束玉，文束玉，文老弟，咳，久仰久仰！”

少年文束玉侧目晒然，心想：天下再虚伪，再空洞不过大概便数应酬场合中“久仰！”这两上字了！

按照一般礼节，请教过了别人的姓名，不论对方有没有反问

一句，都该马上报出自己的名姓才对，可是，这时的青衣丑汉，在喊完两声久仰之后，竟将自己的姓名略而不谈，干咳了一声又道：“老弟一向哪儿得意？”

蓝衣文束玉显然是个心胸相当豁达的少年人，青衣丑汉如此不礼貌，他似乎全然没放在心上。

这时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酒道：“寄人篱下，糊口而已。”

青衣丑汉又是微微一呆，心底似乎在冷笑着：哼，这小子果然不怎么老实，就凭你小子这身行头，以及这副气派，还有，对了，你小子自承姓“文”，唔……如果，此“文”即那“文”……哼哼，好小子，好个“寄人篱下，糊口而已”，居然在关老爷面前舞起大刀来了！

青衣丑汉心念数转，突然伸出脖子，压低嗓门道：“令尊近来可好？”

蓝衣少年文束玉先是一楞，接着，脸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朋友关切得太过份了！”

青衣丑汉连忙堆笑陪罪道：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口中一股儿陪错认罪，心头却反而感到一阵舒坦，他想：小子一点也沉不住气，毕竟火候还差。

伙计送上酒菜，青衣丑汉一乐，两道阴阳眉更是极尽变化之能事，蓝衣少年文束玉看着，看着，终子忍不住怒气全消，发出微微一笑。

青衣丑汉高高拉起两只衣袖，左手执壶，右手拿筷子，一叠声喊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请，大家用——唔，菜很好，酒也不错，鱼太咸了点，不过，说良心话，盐放少了也确实不好吃，咳，好酒！”

蓝衣少年文束玉越瞧越有趣，他本来已有部分酒意，这时心胸一朗，脸上顿时浮现出愉悦的笑意。

青衣丑汉一阵急冲锋，这时暂告一段落，直起腰来深深吐出一口酒气，阴阳眉耸动了一会儿，忽然笑容可掬地向蓝衣少年文束玉问道：“刚才这儿是不是过去很多人马？”

文束玉点头道：“好像是的，不过，我没有去留意，你知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青衣丑汉眼角一溜，含蓄道：“文老弟真的——”

文束玉似甚感然，张目道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？”

青衣丑汉心想：好，你小子装佯你就装下去吧，于是咳了一声，缓缓接着道：“我是说，文老弟真的，咳咳，真的想知道那些人的身份么？”

文束玉坦然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不瞒朋友说，在下对江湖中种种，虽不在行，也并非完全陌生，在下在西大街西京双狮镖局担任文牍方面的工作已有一二年了，平常时候也会从那些镖师的口中听到过一鳞半爪，不过，那些家伙似乎本身知道的也很有限，是以每谈到一个人物，或者是一件事，多半是语焉不详……”

这一下，青衣丑汉是真的呆住了！

他见文束玉谈吐温雅，仪态从容而真挚，所说各节显属不假，而且双狮镖局就在西大街宜微坊，要加查证，毫不费事，青衣丑汉不禁大感意外，讶忖道：“什么？这小子真的不是某人之子？太奇怪了！”

青衣丑汉本想加以盘问一番，譬如：原籍哪儿？家中还有哪些人？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要自力谋生？进入双狮镖局又是谁人介绍的！

不过，青衣丑汉最后还是忍住了，他发觉这位文姓少年虽非他猜想中的文某人之子，但气质上，却处处透着拔脱不凡，这种年青人仅能欺之以方，哄骗诡诈那一套是万万行不通的，像刚才

一样，一个不检点，只有自讨无趣。

青衣丑汉盘算既定，乃正容发问道：“武林中有段五句歌，老弟听过没有？”

文眨眼反问道：“那五句？”

青衣丑汉低声道：“飞花三奇。流星一绝。血屠胭脂爪。天机斗七巧。芙蓉仙子断肠箫！——有没有听到过？”

青衣丑汉本想加说一句：“这批奇能异士之中，就有一人姓文，跟你老弟同姓，而且其人面貌也与你老弟差不多——”说完这个，再去留心文束玉的反应，以断定这位文束玉与那位文某人有无血统的渊源；但为了与先前相同的理由，话到喉头，旋又咽下。

文束玉听完这首五句歌，似乎颇感兴趣，他将五句歌反复念了几遍，最后抬头笑道：“这批人哪几个最厉害？是飞花三奇？还是流星一绝？那位芙蓉仙子所吹的断肠箫音一定具有惊人的魅力是吗？”

青衣丑汉怔了怔，忽然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。

文束玉茫然眨眼道：“什么事好笑？”

青衣丑汉笑得发喘道：“错了，全错了！”

文束玉益发不解道：“谁错了？”

青衣丑汉满干一杯，笑道：“这都怪当初编造这词儿的人太缺德，知道吗？飞花三奇，听起来像一个人，也像三个人，其实却是四个人！”

文束玉一呆道：“如何解释？”

青衣丑汉笑道：“飞花，是一指一位绰号叫飞花掌的人，三奇则是潇湘三奇，是三个异姓兄弟。”

文束玉皱眉笑道：“真是不通之至！”

青衣丑汉笑了笑，又道：“不通的还多着呢！流星一绝，流星是流星掌，一绝是九疑一绝，只有两个人，算是比较单纯。底下一句‘血屠胭脂爪’，如果误‘屠’为‘涂’，人家不以为这是代表一个欢喜擦红指甲的女魔头才怪。其实呢？它们乃三大男士之绰号大拼盘也！”

文束玉被逗得一笑，旋又蹙额道：“‘血屠胭脂爪’这五个字，要将它分成三个的绰号，如何个分法？”

青衣丑汉笑道：“怎么分？‘血屠’！‘胭脂’！‘爪’！就这样，二二一，简单得很，‘血屠’是‘血屠夫’，‘胭脂’是‘胭脂魔’，‘爪’则是‘鬼爪追魂手’！”

文束玉忍不住笑道：“这岂非太不公平了点？前面二人，三个字排入两个，‘鬼爪追魂手’五个字却只排入一个字……”

青衣丑汉摇头叹道：“也不冤枉，众人之中就数抓魂手武功最差劲，老实说，他能插上一爪已算是不错的了。”

文束玉忍不住又是一笑，青衣丑汉接下道：“‘天机斗七巧’也很单纯，‘天机’道长、‘七巧’仙姑，两位均属玄门弟子……”

文束玉岔口道：“‘斗’字何解？用上这个斗字，总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？”

青衣丑汉迟疑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是的——”

稍顿，又摇摇头道：“这两位故事太多，也太长，说起来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将来如果有机会，慢慢再说吧！”

文束玉点点头再没有追问。

青衣丑汉接着说道：“至于‘芙蓉仙子’——”话说半句，倏而住口。原来楼梯口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了一名一身艳如榴火的红衣少女，也许是这一旁的座位较空的关系，红衣少女这时已向这旁走了过来。

青衣丑汉显然有意要回避这名红衣少女，身子一偏，伸手便想去将那顶大凉帽拿起戴上。

不料红衣少女眼尖异常，直上一步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喂，丑鬼，你好啊！”

青衣丑汉无所遁形，就座中欠身陪笑道：“啊啊，原来是红云姑娘，姑娘好！”

那名叫红云的红衣少女微哂道：“今天这一顿又是——”

红衣少女话至此处，无意中与文束玉目光相接，神色一呆，竟然无法接着说下去。

文束玉对这名红云姑娘印象相当恶劣，他总觉得一个姑娘家，出口就伤人，纵然本质再好，家教也必然大有问题，所以，他朝对方望去的目光，是冷漠的，甚至多多少少还带有几分鄙弃意味。

然而，世上事往往就是如此般不可思议。这名叫红云的红衣少女，从外表看上去，不但长得够美，脾气也似乎够刁够傲的。照理，文束玉如此对她，她纵不致当面啐一口，哼也得哼一下的。然而红衣少女竟然什么报复手段也没有采取。她在文束玉脸上留下深深而脉脉的一瞥，然后恋恋不舍地将眼光又移向青衣丑汉，含笑说：“丑叔叔，明天您去不去云鹤山庄？”

这种转变太惊人了！这时的红衣少女不但笑容婉盈，连语音语调都一下子变得温柔、亲切起来。

青衣丑汉以重重一咳掩去唇角自然泛出的一丝会心微笑，连忙欠身道：“愚叔，咳咳，哪有这份资格？”

红衣少女娇嗔道：“如连你——”

青衣丑汉发出一声轻咳，红衣少女语音随着一顿，停了停，方才笑着继续说下去：“不是么？如连你丑叔叔都说不够资格，那

么明天与会者谁能说够资格？”

青衣丑鬼陷肩作苦笑状道：“这个场捧得不小！”

红衣少女挪动脚步，扬扬手道：“我还得找我两个姐姐去，丑叔再见！”

说着，眼角一溜，又朝文束玉的侧影紧紧盯了一眼，这才巧步盈盈，一团火云似的飘然下楼而去。

文束玉原就知道这名青衣丑汉是个江湖人物，现在，他更发觉此人在江湖上的名气可能还不算太小。

文束玉正思忖间，青衣丑汉忽然匆匆低声道：“我也有事要走了，现在与你补充两点：‘芙蓉仙子’是一个人，‘断肠箫’又是一个人。才这名红衣丫头，便是芙蓉仙子的第三女徒，‘五月花’夏红云。今天是我丑鬼第一次听这丫头喊‘叔叔’，谨此一并致谢。嘻嘻，以后有些场面看样子大概还少不了你老弟为我丑鬼光光招牌呢！”

青衣丑汉又是嘻嘻一笑，戴起凉帽，起身便跑，跑没几步，忽又直回来轻声道：“回去带个讯给双狮兄弟，这两天他们兄弟最好能找个地方避一避……这个……唔……就说是我丑鬼的吩咐好了！”

文束玉目送青衣丑汉下楼而去，心中默忖道：“明天，东门外的云鹤山庄有会！什么会？怪不得刚才向东门过去那么多人马，原来都是赴会的！另外，此人叫我带信给两位局主这两天避一避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文束玉实在有点猜不透，心想：“管它的！回去照实说了两位局主自然会明白也不一定。”于是，文束玉起身算账下楼，出门向西大街方面缓缓踱过去。这时约摸晚茶时分，红日西坠，彩霞满天，头顶上黑影交错，呱呱聒耳。文束玉皱眉暗忖道：“长安别的

都好，就是乌鸦这东西实在太多了点——就像今天武林中黑道上的情形一样”

× × ×

长安东大街到西大街，路头相当不短，加以文束玉安步当车，走得又慢，所以，当文束玉回到双狮镖局时，早已是万家灯火了。

局中一名打杂的伙计见到文束玉回来，含笑迎上道：“文相公，等您开饭呢！”

文束玉摇摇头道：“我在居易酒楼用过了，你们请吧！”

那名伙计朝满脸酒气的文束玉望了一眼，迟疑着走过来轻声说道：“文相公以前滴酒不沾，怎么最近这几天……咳……文相公，您，身体得多多保重一点才好啊。”

文束玉感动地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谢谢你，老陈。”

说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接着问道：“噢，对了，老陈，两位局主此刻在不在？”

老陈抬起脸来道：“南门八达镖局近日接下一宗生意，据说接下这批货色相当贵重，八达镖局虽然承应下来，却深恐独力担当不起，所以刚才派人请两位局主过去，准备跟我们双狮镖局合作——文相公有什么事？”

文束玉踌躇一下道：“这样好了，两位局主回来你马上过来通知我一声，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文牍方面一些小问题需要请示一下而已。”

文束玉到后院书房中，负手绕室，心绪始终无法平静下来。

“令尊近来可好？”——刚才，居易酒楼上，那名青衣丑汉这句话也许出于善意。但是，它却深深刺中了文束玉心灵隐处的创

痛。

母亲去世太早，他已无法记忆。

他可说全是父亲一手带大的——不过，如果说成他仅是由一名老家人所带大也许更为恰当些。

父亲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，每次，父子见面，时间多半是在深夜，由老家人文福将他从梦中摇醒轻轻说一句：“相公，老爷回来了！”

然后，老家人文福悄悄退出，一名中年儒士沉着脸色走进来。

“这一年过得好不好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去年带给你的书都念完了没有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乖一点，懂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.....

.....

当他还幼小时，他常常止不住自问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渐渐的，他懂事了，他开始知道，这个一年来一次的人，便是他的父亲！

但是，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他逐渐年长而有所改善，父亲每年仍旧能见到一次，来时仍是在深夜，见面后，仍是那么简短的几句话，问完后，父子相互凝视片刻，然后，父亲与进房时一样，脸上不带一丝表情地掉身离去。老家人文福接着走进来。父子相会一次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时辰，他也曾向老家人文福追问过，但是老家人文福一句话也不说，总是推称：“老爷忙些什么，